

階

階

階

莫
風

STAGES

*Serenely let us move to distant places
And let no sentiments of home detain us.
The Cosmic Spirit seeks not to restrain us
But lifts us stage by stage to wider spaces.*

Hesse

六十一年一月五日

新鮮人的日子過得也真快，一眨眼就是期末考了。

幾個月下來，清華倒沒令我太失望。教授不賴，上課從來不來點名那玩意兒；系裡自由讀書之風氣頗盛，變合我胃口的。圖書館藏書亂多的，什麼物理庫數學庫化學庫，庫庫是書；剛開學那一陣子，差點把我給樂瘋了，一下子微積分，一下子微方，一下子又是相對論，幾乎每天都K上十多個鐘點，晚上有時才睡上四、五小時，不過不知爲啥，那時人就是不覺累反而覺得生趣勃勃的，和聯考前兩三個月恰恰相反，那時是明知非唸不可，不過就是唸不下去。

女孩子太少，是這裏惟一讓人覺得氣餒的地方。星期假日要下新竹去看場電影或逛逛街，就是沒個伴兒；這兒除了讀書運動外，好像就沒啥大事可幹了。

六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後天晚上班上要在台北開 Party，難怪有幾位仁兄最近一直在猛練舞招，原來是想大有作爲一番。對舞會有點寒，打算不去了。

唸物理越唸越不起勁，一拿起課本，心中就有些煩，唸上半個把鐘點，人就想出去散散步或找人

亂蓋一陣子，不知爲什麼自己會墮落到這般地步。記得這學期開學時，對物理還蠻有些興趣的，最近不知是 Physics 吃多了，還是生活過得太沒人味了，不到考試，就爽不出力氣來。

數學方面倒好一點點，它對我尚具相當的吸引力。我想這大概是由於唸數學時，一個人總要動動腦筋去想些問題，而當你想出一個難題或定理時，你就有一種 Master 的感覺；它不像物理，讀的人好似在看戲，只有了解和接受，而沒多少發揮的機會。

六十一年五月十日

物理月考剛考完，考得糟透了。

近來夜裏，常在校園內，蠅頭徘徊，想些完全屬於自己的問題。新鮮人那股狂熱的求知慾和濃烈的好奇心，現不知都跑到哪兒去了；以前那種沒頭沒腦，光爲讀書而讀書的讀書法，我現倒反而有點不大懂，只知道那只是一時的動物性衝動，一種無法持久而且往往是找不著源頭的衝動。

沒有更積極更具體的目標好讓我去努力，去奮鬥，我想我是生活不下去了。對人生愈來愈感到茫然，我不知我是爲啥而活著，For Physics? No! For Math? No! But for What? 我必得把它給想出來，否則一切活動對我將變得毫無意義。

六十一年十月四日

經過幾個月來的長考，我終於認清我真正喜歡過何種類的生活方式了。我覺得我活著最主要就是要使自己真正的快樂起來，過自己真真正正想過的生活，而要使自己快樂，我覺得我僅須四個條件即可：一、永遠有有意義的事，讓我去做，去努力，使我自己有一種充實的生命感。二、我需要一個我真正喜歡的女人，否則我將不知如何過完那又孤獨又漫長的一生。三、要有三四個知心的朋友，可以聊聊天或通通信，不然夫妻倆的生活不就要少掉好多光彩了嗎？四、有適當的收入，可以買些書，買些唱片，能夠吃得飽穿得暖。

這四個條件，看來幾乎是 Obvious，我不知我爲啥想那麼久才想出來。

六十一年十一月八日

晚上，不知怎搞的，那股強烈的幻滅感又湧上心頭。雖然高微就要考了，腦海中却仍是一片茫然，不想唸書，也不想做點事。

努力的目標，有了，我却欲振乏力，如同往昔，Why? My God! 或許我是須要一些偉大心靈的刺激，需要多看點文哲方面的書吧？

六十二年三月九日

一口氣唸完叔本華的論文集，大受感動，好幾天心情一直處在激發狀態中。他把我想說而又說不出來的話給全說出來了，他罵人罵得兇，不過技術頂高明的，用「淋漓痛快」不足以形容它；他罵一口，我胸中鬱積已久的 Fire of youth 也就跟著噴出一口。

他說人類有 will，而 will 是十有八九得不到滿足的，所以人類就老在痛苦的深淵中打滾。要獲得解脫，一個人所能做的，就是儘量放棄 will，而去追求 wisdom，生活的比重應儘量往 idea 方面移；在文學、音樂、科學、哲學上，人們可以得到一種清淡恬雅的樂趣，而那才真是人生最高級享受。

他又說人們的稟賦、才能和性格皆是可從他們的臉上讀出來的，而且一個人的臉形是一直都在變的，而變的趨向和此人當時之心態是大有關係的。聽起來有點像神話（荒謬），又有點像寓言（但又有點道理在）。「人不可貌相」和「一個人一過三十歲是要對自己的容貌負責的」，這兩句話到底誰是誰非，非親自好好研究一下不可。

六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吃過中飯，閒著無事，又跑去和李先生聊天。

這回，咱們又論及教育，李先生說我們這幾屆

程度越來越糟，讀書風氣和往年更不能比，我說我們這幾屆錄取分數偏低，學生素質也普遍地跟著下降，要能欣賞進而喜歡物理，當然更是不可能了，如此程度焉能不猛降；想不到他老大居然說這不是主要的原因，說哈聯考使同學心智麻木，該感興趣的不感興趣，加上整島讀書風氣的劣質化，影響所及，才是使得今日青少年 culture level 逐年降低之主要理由；他還說據他觀察，台大近年來各科系所培養出來的人物也一樣地比往年差。類似這種類的 observational fact，最是難辯駁，因爲它牽涉到所謂之 "wisdom" 了。

六十二年十月七日

午間，湖邊散步，過著一女子，長得高高的，約有 164 公分，身穿粉紅上衣紅長褲，極其標緻無比。遠遠看去，伊，新鮮醒目地，獨個兒，坐在那靠背鐵長椅上；有時擡首，向著湖心凝視，有時低頭，手中拿著鉛筆，在一本子上塗鴨一陣；後來從她身邊走過，才知道那本子原來是五線譜練習簿，想不到她還會譜曲呢！

很想上前搭訕，不過當時，心中就是有點猶豫，有點不安，所以也只好心疼地放棄此 chance 了。爲什麼我會怕呢？自從上學期跳過幾次舞會後，在女孩子面前，我不是越來越安然自若了嗎？學期初，上過幾次馬子，我又何嘗碰過尷尬場面呢？不是每回一上，就有源源不絕的話題湧到口邊嗎？大概是自己近來太閉鎖了，久沒和人暢談有以致之的吧！

六十二年十二月十日

今晚又把羅素的 Education and the Good Life，看完了，稍有些心得。他認爲教育最主要有二大目的：一是要使每人皆能學得一技之長，以服務於社會，換取自己的生活費。這一方面所要學的，大多是比較專門的東西，如法律經濟速記醫藥等皆是。二是要使每人皆能承襲點人類文化之遺產，過著更充實更幸福的人生。這一方面所要學的，就是生活的智慧，也就是要學得如何使人的本能慾望能夠和諧地和周遭環境相處在一起而不生衝突。

回顧三年來的大學教育，似乎是太偏窄了點。物理、數學要好好讀的話，四年時間都怕不夠用，那還有多少時間好用來擴廣自己的視野呢！如此一來，咱們畢業後無論走不走物理這一條路，不是都變成「木訥寡言」的書呆了嗎？現代社會是又複雜又變化多端的，要能適應，一個人所需要的當是更

廣泛更堅強的一般知識基礎，但要有飯吃，又不能不要專業知識，那要如何解決這難題呢？我想我們該有一、二所 general arts college，培養出一些領導人材，而把專業訓練習給研究所，像目前清一色的專業大學，甚麼法律系，化工系、數學系，只能使台灣的人們過得更繁榮更緊張但也更無味更紛亂的生活而已。

六十三年四月九日

五日上台北，當晚和榮輝一起去跳舞，馬子好像都是中文系的，長得還馬馬虎虎，皆蠻會講話的，和她們跳舞，本想是沒多少話好說的，想不到一經短兵相接，在對方技術性的奉承下，好幾回蓋得差點連曲子放完了都還沒醒將過來，女人的確像禍水，還好這次沒洩露出多少“校機”。

六日和溜冰社跑去金山露營，玩得頗開心的。女孩子中，一二年級者特多，三年級以上者才一、二個。她們看樣子大多是來自中上家庭，有玩的空，也有玩的能力；大一大二，無憂無愁的，不及時行樂，順便找個伴兒，離道還有啥正經的事好讓她們幹嗎？我懷疑。

六十三年八月十六日

飛也似的，又要向三年級告別了。三年來，我學到什麼東西呢？不禁反問諸己。大一是血氣方剛，殺氣騰騰，得意過一陣子後，就漸漸地疲倦於虛名之獲得，疲倦於向自己證明自己的不平凡；經過一段時間的自省，我終於替自己尋著繼續努力的目標，也修整了一下航向。之後，不堪回首，在環境的壓逼下，一步一步的我放棄了我的“幸福條件”，它讓我重新變得 aimless，不過這一次我沒替自己再去找什麼目標了，我只讓我自己漂，一會兒漂向東，一會兒又向西，我變成一個道地的 onlooker，我生活的目的，如果要說有的話，只在觀察、在欣賞我周圍的世界，我和它是扯不上啥關係了。就這樣又過了半年多，我才漸漸地悟出一個小道理：一個人必須被剝得一乾二淨，他才能夠得到解放，才能夠真正地體會出生命的最嚴肅意義“Not to possess, but to understand and to love”

下午，走訪維銘，二個人從一點蓋到五點，三年不見，他果然長進不少。

工學院仔卡實比較實際點。才三年級，就和廠商拉上關係，會拉廣告，也會推銷，一副經紀人模樣兒，不出幾年，我想他老兄穩是大老板一個。書架上，什麼經濟啦，貨幣銀行啦，民刑事訴訟啦，實用書一大缸的，也真虧他看得下這些書，看來要當老板還不簡單呢！

反觀咱們班幾個仙蛋，平日裡不是圍棋、象棋就是精神分析、短篇小說，再不然就是哲學心理學，實用賺錢術、登龍術一招也不會，如果我是上帝大老爺，我一定叫他們以後一個個餓肚子去洗盤子、擦地板。

六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暑假，整個兒呆在台北，這一學期，也由於“業務”關係不得不時常往台北跑，不知不覺地看到了繁華的罪惡，也聞到了專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氣息。

以前，聽李先生談及咱們這時代文明之 decay，我半信半疑，現在，我是完全相信他了。看看我們女大學生的臉，我不能不說它們蒼老得太早了，不是繁燥不安，一副飽經失望折磨樣，就是充滿“經驗”，一副商人的貪得無厭樣；二者皆在告訴你“我心已死，我對這世界是不抱啥希望了，我要的是安全，是保障，is to possess something”。男大學生呢，好不到那裏去，雖然比較上是好一點，用 frivolous 來形容他們，是最恰當不過了；他們還是喜歡 security，喜歡有保障，喜歡當醫生（電機、化學工程師也馬馬虎虎），缺乏的是一種浪漫的情調，一種對生命執著的勇氣，一種對知識對人生的嚴肅態度。說真的，現下要在人海中找到一張寧靜安詳而充滿意志力或幸福光輝的臉，卡實是不簡單。爲什麼會如此呢？他（她）爲何會墮落到如此這般呢？我想原因最主要有二個：其一是太少接受文明的薰陶，少看嚴肅書，少看門外書，少讀名著，也因此主見是沒了，而一窩蜂的惡風也就跟著吹起來了；其二是社會組織的功能失調，正式的社交場合稀少，社會形態在變，而我們的教育當局却老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在教育學生，如此安能期望學生變成健康的公民？